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 第八五二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852) .....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錫蘭、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摩洛哥、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泰國、突尼西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也門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279 and Add.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 第八百五十二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enry Cabot LODGE(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程(S/Agenda/852)

####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錫蘭、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摩洛哥、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泰國、突尼西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也門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279 and Add.1)。

### 通過議程

####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錫蘭、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摩洛哥、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泰國、突尼西亞、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也門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279 and Add.1)

印度代表 Mr. Jha, 衣索比亞代表 Mr. Gebre-Egzy, 迦納代表 Mr. Quaison-Sackey, 巴基斯坦代表 Prince Aly Khan, 幾內亞代表 Mr. Caba 及賴比瑞亞代表 Mr. Cox 應主席請,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 Sir Claude COREA(錫蘭): 本人代表敝國首次出席安全理事會便要參加目前的會議, 甚感困難, 但

是我們身任安全理事會代表, 這正是我們要仔細考慮寄託於我們身上的重大責任的時候。

二. 我未表示本代表團對當前問題的意見以前, 頗欲藉此機會告訴各位同仁, 敝國總理今日曾促請各方注意南非發生的情勢。本人現擬將敝國總理就此事所作聲明讀出, 俾見敝國對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也深刻關切。他說:

“對南非最近發生的事件, 我們不能不表示深刻關切。非洲羣衆因反對那和“種族隔離”及種族歧視政策併合不分的可恨的通行證法作示威遊行, 非洲警察遂向示威者開槍。據報死者逾七十人, 傷者二百人。以此時發生時情形論, 該行動乃係違反人權與基本公道。因此許多國家悲憤交集, 同聲抗議。就敝國方面言, 我們向非洲人民表示同情對此不幸的射殺事件表示驚愕。我們對於種族優越及種族隔離政策, 素示擯斥, 今後亦必續予擯斥, 續予譴責。”

三. 本人復接獲亞非小組本月主席轉來的 Johannesburg 非洲民族大會秘書長所發電文一通, 其中請注意該會深願安全理事會今日開會後, 能在該大會認為事屬危急的情勢中採取有效行動。該電文大概是在我們今日讀報獲悉的較近事件發生以後發出的。

四. 我未討論本題實體以前, 擬略先討論若干同仁在對理事會是否有權處理我們當前的事項一點提具保留時所提出的問題。關於此點, 我亦擬提及南非聯邦代表所作的陳述。我原甚望南非聯邦代表亦能到會, 考慮理事會若干其他代表發表的意見, 不獨理事會本身的代表, 而也是正如南非聯邦代表本人一樣同為被邀出席的代表們所發表的意見。我們這位同仁竟認為對於如此嚴重的事項, 如此要緊的問題, 他唯一的任務是阻止理事會的討論, 如果這一點辦不到, 他就不再參加設法解決這個他自己本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同受其影響的問題, 這種態度至少說是令人失望的。他若能參加我們現在進行的工作, 則比較令人滿意, 而且和理事會本身的責任與尊嚴亦較為相稱。

五．因為他提出了理事會無權處理目前問題一點，我認為應略作數語以爲反駁。

六．第一，我們對於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有效，絕不置辯。我們確認此乃業經載入憲章的條文，而我們也知道它定必很有意義和重要性。我們準備給它它所應有的重要性。擬訂聯合國憲章的人，意欲使這組織和它的各機關不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我想本議席上任何人也不會爭辯這個事實；本代表團就決不會如此。我們對此點完全贊同。

七．但是擬訂憲章第二條的人，顯然夢想不到該條之制訂，結果聯合國會反受該條掣肘，無權處理與憲章原則抵觸甚或相反的情勢。因此我們所爭之點很簡單，我們認為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對於任何會員國因從事有違憲章宗旨與原則的行動而引起的問題，不能適用。事實上，二十九會員國的函件 [S/4279 and Add.1]，提及了一個可能引起國際摩擦的情勢，它又指出這種情勢隱含着促成國際摩擦的嚴重危險有害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八．現在既有一項情勢，足以造成國際摩擦，並使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受其威脅，若說聯合國任何機關會格於憲章某一條文，第二條第七項也好，任何其他條文也好，而不能採取適當行動以防止任何會員國從事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行爲，此實難於索解。

九．因此，很清楚的，我們當前的情勢，正是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對它不適用的一類。該條當然適用於祇涉一國內政的任何情勢。我們可以想到很多純屬一國內政的事例；凡在一國治權下法律的制訂，若與聯合國基本原則宗旨無衝突，即可認為該國內政範圍下的事項，他國無權過問。但若一國行動與聯合國原則及宗旨相違，則欲否認聯合國或其任何機關之干預權，顯不可能。這是本代表團的立場。

一〇．南非聯邦境內的情勢擴大到如此地步，已成國際重要問題。例如遇有侵犯人權的事，我們就有權干預；我也不必引述憲章弁言或憲章第一條才能向理事會指出，若干基本人權係規定爲所有會員國及舉世一切人類所享有而不容剝奪的權利，亦即與人格的尊嚴與價值相符的人權。因此，聯合國之有權審議南非聯邦境內情勢的問題，是無可置疑的。

一一．雖然如此，職權問題仍經時時提出。但我想請各位代表注意大會委派的通稱爲“Santa Cruz 委員會”的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情勢問題委員會對這一

問題所作的週詳研究。據它第一次報告書該委員會會對今天早上所提出及以前也常常提出的關於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解釋的整個問題作了一個徹底研究。我不欲耽誤會議的時間，把這事細爲討論，但我想請各位代表參考上述報告書，其中有如下一段：

“南非辯稱根據許多理由大會無權處理種族情勢問題，其中一部份是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和金山會議的有關籌備工作，其餘是根據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sup>1</sup>

一二．關於此點，我將引述憲章第五十五條（寅）款如下：

“爲造成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起見，聯合國應促進：

“(子) …

“(丑) …

“(寅) 全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語言、或宗教。”

接着，會員國復擬訂第五十六條如下：

“各會員國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五條所載之宗旨。”

一三．我想請理事會注意，南非聯邦是創辦聯合國的會員國之一，它不獨曾負擬訂上述條文之責，且亦曾在舊金山會議上簽署聯合國憲章。因此我們很難瞭解，一個曾簽署於一項可以認為多邊條約的文件上並已承負契約義務的國家如何可說任一會員國，連該國自己在內，可以把關係人權的重要原則置諸不理，並因它可在第二條第七項下要求保障便將此等原則擯棄。如有人對此種解釋也能容許，可謂離奇之極。

一四．關於“干涉”一詞的解釋，我想請理事會參考 Professor Lauterpacht 所著“國際法與人權”一書中的一項陳述；他說，干涉完全是一個技術名詞有它明確的含義，是指獨斷式的干預而言，幾乎等於否認一國之獨立的行動。

一五．委員會報告書對上述解釋復引申如下：

“大會或其他主管機關都有權討論人權問題向直接關係國提出具體建議，並着手發動對這問

<sup>1</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八屆會，補編第十六號 (A/2505 and Add.1) 第一二七段。

題的研究。不過關係國在法律上並無接受這種建議的義務。所以第二條第七項所禁止的祇是對關係國國內經濟與社會結構或文化設施的直接干涉——這一點是我要強調的——“它絕未禁止提出建議，甚至在該國國境以外進行調查。”<sup>2</sup>

一六．報告書復特別指出下一結論之重要，即：任何解釋如果以第二條第七項為理由而將人權問題除出聯合國的行動範圍，那麼憲章裏關於人權與基本自由的一切有關條款就將成為毫無意義。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接受這種主張，簡直就可以認為聯合國已不存在，因為我們這樣做，就是攻擊聯合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即關係基本人權的原則。

一七．這問題我大可繼續討論下去，但我不願再耽誤會議的進行。主席認為不經討論議程已獲通過，而理事會各代表對理事會的管轄權也沒有提出質問，這便足證明大家確認第二條第七項並不阻格理事會之討論本問題。

一八．現在請讓本人把我們當前的問題略一研究。我想先請理事會注意，南非聯邦政府以施行隔離為種族政策，其法非新，行之已有多多年。這個政策會備受嚴厲批評且不獨於該國國內為然。可幸我們還得承認，南非白種人中尚有主張開明的人，也有居心良善的人，雖在嚴重困難下，仍能責難南非聯邦國民黨政府的措施。這些男女人士是世界上傾向民主及愛好自由的一切人們的光榮。他們冒着巨大的困難，為了那些身受蹂躪口裏却表白不出的非洲人主張公道，該受大家傾心欽敬。但是這個政策雖在該國內外——事實上在全世界各地——大受批評，而在南非境內，顯然是很久都在不斷施行。這個政策也曾引起居心良善的人對它譴斥視之為醜惡甚至是不名譽的行為，與基督教文化的開明思想相悖。此點我們不能忽視。

一九．隔離辦法所產生的不公平和痛苦狀況，在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當政以前早已存在，但當注意，加緊執行是項政策並使不公平現象益增嚴重的乃是該政府。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即對南非聯邦的這種“Apartheid”政策和種族隔離政策，每年加以譴責。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南非是出類拔萃——如果這話也可用於這種場合的話——全世界獨一以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為其官方政府政策的國家。但儘管聯合國過去如何盡力，它仍不能使南非聯邦政府停施是項政策，即求其

略予修改，亦不可得，事實上反見其變本加厲，對世界人權宣言完全視若無睹，一切基本自由盡予否認。萬惡的種族優越和“Apartheid”學說經殘酷地、無情地實施，把人類祇當一種有形的財產看待，單為了種族與膚色的不同，這些人的自由被剝奪了，一切我們現已認為是文明民主社會裏基本的權利，也不讓享受。

二〇．聯合國很忍耐，對南非聯邦很客氣，希望在一再要求放棄此萬惡政策之下，該國政府會受到一點影響。大家期望能以健全的常識與判斷來考慮這件事，並希望南非聯邦政府各領袖亦能感於道義與基督教之原則，良心有所激發，但可惜他們多年來對聯合國全無謙和態度，他們繼續不顧憲章宗旨與原則，他們幾乎是傲慢地卻棄大會的建議。

二一．同時，南非的非洲人，心懷憤懣，怨恨日深。非洲人的民族意識跟着也逐漸高漲，他們想掙脫那束縛着他們，使他們淪為次等公民甚至更劣地位的枷鎖。在南非境外，則因世人目見在“種族隔離”名義下所施的殘暴行為，以及一個公認為自由世界一份子的國家否認人權，世界良心亦大感不安。

二二．世界各地，連歐洲與北美洲在內，對南非政府俱作嚴厲批評。有識之士洞察患萌，復為了他們對南非的友誼而大聲疾呼，警告南非聯邦政府，若仍循目前政策，則不獨危及該政府本身，且亦有害於國際和平。

二三．容我提出所聞是類警告兩則為例。最近——此警告之來，已屬太遲，但若南非聯邦政府現即回首自新，避却前途潛伏的危險，猶未為晚——甚至如聯合王國首相，在他客訪南非聯邦政府的時候，以一個公認為南非忠實友人的身分，亦覺不得不向南非聯邦國會大膽坦示其本人的意見。可惜我沒有時間將他所說的有關部分完完整整的引述，今祇好提及其中數則，以免花費過多時間。關於非洲的民族觀念——我摘引此一段，祇為指出目前的危險為何，並指出本理事會可作何種努力，以這裏所說者為例，強調此危險之嚴重，而擬具救治辦法，藉予消除——Mr. Macmillan 說：

“我們看見過許多世紀附庸於異國的人民民族意識的覺醒...今日非洲亦有此現象。自我於一月前離開倫敦以後，所獲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這非洲民族意識的強烈。

“我已說過，非洲民族意識是一個政治事實，我們必須承認其如此。我衷誠相信，如果我們不承認這個事實，世界和平所繫且已屬危機一髮的

<sup>2</sup> 同上，第一三六段。

東西關係，決裂堪虞...我今一本友誼，竭誠相告，我們...在過去與今後的行動中，無時不深曉我們對貴政府及我們一切友人的責任。但我知道你們必和我們同意，在彼此責任範圍之內，我們必須各本良心行事...我們藉以判別是非、明辨正義的根據同出一源，那就是基督教以及為自由社會基礎的法治制度。明白了這點就知道何以在我們所負責的國家裏，我們的目的不獨是要提高物質生活標準，並且是要造成一個尊重個人的社會，一個人人可獲機會充分發展的社會，而在我們看來，這就含有使人人在政治權力和政治責任上多享參加的機會的意思，也就是說，無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個人的升擢全以其自身的價值為衡，其他俱置不問的一個社會。”

他繼續說：

“最後，就境內有不同種族共居的國家而言，我們的態度已由我們的外交部長 Mr. Selwyn Lloyd 於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大會第七九八次全體會議中發言時明白表示。其言如下：

“在有不同各族共居的領土，務當設法確保所有人民獲享安全與自由，並使他們俱有以個人資格對此等國家的進步與福利各盡其貢獻的機會。凡認某一人種天生較另一人種為優越的思想，我們都予擯斥。因此我們的政策是無分種族的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可以預期的將來是，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太平洋各地的人，以及其他和我們有關的人，皆可在他們所住居的國家裏都能充分盡其身為公民之責任，在效忠於新民族之下捐棄其種族之見。”

二四．我不憚煩地引述此一段，因為我要指出當前的問題實際上不是發生射殺事件的問題，無論那個問題如何嚴重。這也不是若干人被殺若干人受傷的問題，無論那個問題如何嚴重。實際上，南非聯邦代表所言甚是——我們甚願承認——此種射殺事件及民衆暴動與作亂的情事無地不有。但唯一的分別是他地此種事件的發生，常為情感突起衝動或某人對某事判斷有誤的結果。南非聯邦事件與上述者不同，因為南非聯邦境內的騷動與該政府所施行的政策有關，這種騷動確可追溯到那個政策。騷動之發生係因該政府強制執行上述政策，民衆起而抗拒，認其為違反人權。這就是分別所在。

二五．因此，關於當前這個案子，南非聯邦政府大應聽取聯合王國首相的勸告。Mr. Macmillan 說得可謂彬彬有禮，但也很堅決，富有政治家風度。他警告南非政府如果續行目前政策，前途至屬危險。

二六．我現在要提到我上面提及的另外一個警告。我想引述 Santa Cruz 委員會報告書中之如下一段：

“隨着‘種族隔離’政策之演進，其所造成的情勢亦不斷惡化，而藉調解、勸告、曉示或教育等方法以求解決的機會也日漸縮小，其爆發性愈來愈漸強烈，對南非聯邦的國內安寧和國外關係，威脅亦日甚。如此下去，不久將至無可收拾的地步，結果祇有出於暴力一途，後患無窮。並且在這日益緊張的空氣裏面尚有另一危險就是目前該政府欲藉強硬的立法措施來抵制的煽動與傾覆勢力，遇此情形，正如多獲沃壤，更利滋長...”<sup>3</sup>

二七．這個預言何等靈驗！該委員會研究南非種族情勢整個問題後寫下這一段評語，六年之後，便有暴動情事發生。暴動的發生是因為當局加用武力為鎮壓工具，我們如不及時採取措施，暴動可能是唯一出路。防止這個暴動，就是我們的責任。

二八．委員會提到暴動為唯一出路。這是任何人類社會中受壓迫憤鬱無可發洩的人必然會走的一條途徑。但是我們應該防止這種暴動。關於這一點，也許我們會記得最近報上曾有關於非洲某些領袖組織所謂“非洲軍團”的記載。他們顯然想把這個“軍團”武裝起來，施以游擊訓練。將來事成與否，本人不得而知。我希望它不至成為事實。但是以暴動為出路的危險很大，那是我們必須防止的。

二九．我們當前的情勢便是如此。我以前說過，欲抗議高壓性質的法律，以致釀成流血慘劇，男、女、兒童，遭受屠殺，即或其中有攜帶武器的人（事實上此點也無確證），但多數係屬無辜；我們如果單單考慮這個事件，那是沒有用的。我們對所有經過，表示遺憾，但我們必須更求深入。我們要把這暴動事件看作一種病徵，是南非聯邦國家體內深藏疾患的一個表現。

三〇．像我以前所說，這情形是與我們大家認為民主方式的生活，我們分所應有的基本人權，盡行相

<sup>3</sup> 同上，第八屆會，補編第十六號 (A/2505 and Add.1) 第九〇五段(c)。

反。我們的責任是要設法使此種違反人權與自由的情事不繼續發生。南非聯邦的非洲人，或者不妨說是土著的、黑種的非洲人，今天也許沒有力量。也許運用了聯邦政府的權威和實力，更以它手下的軍隊為助，可能強施這種高壓法律，執行這種無理辦法不給予此等人民他們分所應有的權利，例如不給予他們擁有財產的權利，並且制訂像種族分區法一類的法律，或者其他在有關某種權利方面把領土內的人加以歧別的法律，例如何處住居如何生活，及所作何事等。

三一．此等高壓辦法在一短時期內自可藉任何政府都能運用的力量來強制執行，但問題是那不獨在南非而且在非洲所有地方這新生的民族意識，它的力量是否可以長期抵禦，是否這個力量終將變成一股洪潮，浩浩蕩蕩，把所有抗力掃除一清。近聞此方面風勢所趨已有改變，若猶不以為意，則風向既轉，不久將成大風暴，過後祇餘一片荒涼，滿目殘碎與慘淡的景象而已。

三二．因為有這一情狀擺在我們眼前，所以我們現在籲請先設法使南非聯邦政府略事躊躇，自行省察情勢，次則幫助南非聯邦擬就建議，藉謀解決之道。我們想採取比大會歷年所採取的更有效的辦法。我不擬於現階段指出此等建議的實體但我們的辦法很可能是側重建設而略於譴責。我們可否一面表示我們的意見，並對業已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責備南非政府讓此種事件發生，另一面則請南非聯邦政府徹底改變其政策，放棄其違反人權的行為，放棄此隔離政策及“Apartheid”政策，再與他人會商看看是否有法子阻止這個來勢洶洶的，很可能不獨淹沒南非，同時還會淹沒全世界人民的滔滔大禍。我們深願能以此為我們考慮本問題的態度，積極努力，使南非徹底改變它的政策。

三三．可能有人說，如此希望，難期實現。真的，目前幽暗，不見一線光明。我前說過，即在今晨，猶未見有願與我們合力求達此目標的表示。但我們總不算所求過苛。我曾說，南非聯邦人民中不乏開明之士。該國裏究竟有一個基督教文化，他們總當不忘他們所受的最偉大的誡命之一：“你當愛鄰如己”。這年代說到這類事情，便有提出辯解的需要，但我們不要忘記，此種基本力量依然存在，而南非若仍懷念及此，它就會和我們合力謀求出路，以仁愛代替憎恨，以信任與合作代替恐懼與懷疑。

三四．我們很明白南非的困難，它想造成一個最高的特別優越的社會，俾南非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全由

少數的非洲白種人來控制。很顯然的，這少數份子恐怕，若承認基本人權，並以投票的自由和權利給予所有人民，容納他們到同一社會裏來，就會有一個為一千萬人組成的多數把三百萬人的小羣吞沒了的危險。他們無疑有此恐懼，但因此恐懼便否認眾所公認的基本人權，那是不可能的。今日決不容任何人恢復過去奴隸制度的情況，或者把某種工作限於某某地區或者把人類分所當享的生活上的舒適加以限制，在保留區內創造出一羣身價異樣的不同人類。今日決不能讓任何人去做這種事情，但如南非定要以這種辦法來保存其本質不惜否認大多數所當有的權利，那麼無論是本理事會，或者任何民主團體，對此種行為都不能予以優容。

三五．我們可以了解南非聯邦，但我們必須告訴它此事決不可能，而且它也必須認識 Mr. Macmillan 曾設法使它認識的一點就是在一個多種族社會中，必須要找到一條打破這種困難的途徑，就南非而論，土著非洲人必須有他們的適當地位。如果南非的白種非洲人對該地區裏生活的改善，曾立下偉大的功績，並曾使該地成為富庶之區，到時自會加以承認。

三六．但是白種非洲人決無權對那些曾以其精力與才能創造財富的人否認其共享此財富的權利。這財富必須由大家共享。這是我們要向理事會表明的立場。如果這點獲得承認，目前這種困難便可永不再發生。那時便有和平的日子；那時便有互相瞭解的日子；那時該國便有從基督教的仁愛裏產生出來的和平，於是大家都可為眾人生活的進步以及南非所有人民的福樂而共同努力。這就是安全理事會應抱的目的。如果我們能够找出某種辦法，就算這辦法不能把全部目的實現，但若能使大家漸趨和洽，增進好感，彼此團結，力謀合作，我們就已盡了我們的責任了。

三七．主席：如果理事會其他代表沒有人想在現在發言，我就請印度代表發言。

三八．Mr. JHA(印度)：印度代表團蒙理事會邀來參加討論印度及其他二十八國提請理事會急切注意的這個問題，本人擬先向它表示深深感激。

三九．本人所作陳述，目前擬祇限於本人認為本問題的實體方面。這就是說，我想把印度政府對本問題的看法，我們所以要向理事會提出申訴的理由，加以闡釋，而於以後適當階段再請給予機會俾就管轄權問題及討論中陸續發生的問題作更詳的陳述。

四〇．本事項的實際內容已清楚具載於敝政府提送安全理事會的函件[S/4279 and Add.1]中。該函詞語甚簡，而我們認為這樣簡短乃屬適當，因為理事會所有代表對於南非聯邦大量殺害和平示威者所引起的嚴重情勢種種事實都已知道，並且也和我們同樣的關切數日前發生的事件及其演變，其所造成的問題和危險已經超越了地域、政治主義及政治聯盟等等考慮，而且形勢險惡勢將造成龐大悲劇和災難，使我們大家同被淹沒。

四一．今請將敝政府認為應向安全理事會這重要機關提請注意的事實複述一遍。一星期前，在南非 Vereeniging 附近 Sharpeville 地方有不帶武裝的和平示威羣衆二萬人，被用手提機關槍及其他自動武器向其無情掃射。南非官方數字初謂死者七十二人，傷者百八十四人，但據非官方消息，死傷數目遠過於此。我現在補充一句，今晨報載最近官方發表的死傷數字是死者八十九人，傷者二百五十七人。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在 Langa 地方，復有非洲人示威羣衆對那不公平而屬種族歧視性質的通行證法表示抗議，亦受槍擊，死兩人。這些事件都是該天南非全國境內羣衆舉行示威的悲慘結果。

四二．據三月二十二日倫敦時報載：

“三月二十一日角城有成千成萬的非洲人在各大鎮區警署投報，認稱無通行證。他們排隊聽候警署把他們的名字登記，並將於本星期內依通行證法條例受訊於法庭。”

四三．我加上一句註釋，上述辦法就是建樹印度自由地位的聖雄甘地所精創而為我們印度人所熟悉且各地受蹂躪的人民漸多採用的那個有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與消極抵抗的技術。

四四．根據同日——即三月二十二日——倫敦時報：“那天有軍刀式噴射機一隊在幾個鎮區羣衆頂上颶颶往來。另在描述 Vereeniging 一地發生的情形時，時報復載如下一段：

“突然間槍聲爆發，多是出於 Sten 式槍。羣衆四散跑開，餘下約八十人，匍匐在地，血流成泊，...一位戰事經驗豐富的攝影記者 Mr. Charles Channon 描述當時情景，說他從未見過這種大流血。”

四五．一若以上所述猶未足表示南非聯邦政府之冷酷無情，心同鐵石，三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復載如下

一段：“有一高級警官說：‘我不知道我們打死了多少人。如果他們要做這種事，他們就得吃點苦，受點教訓’。”

四六．但是，甚至在發生了這些事情以後，南非聯邦總理 Dr. Verwoerd 於三月二十二日南非國會裏尚作如下的語調：

“這種騷動是過了若干時間便會發生的現象，與貧窮及工資低下毫無關係...他”——總理本人——“的第一個責任是要代表衆議院及人民向南非警察感謝他們對付當時情勢如此勇敢，如此得力。警察往往碰到不能自制的局面，但他們終能約束自己，堪稱模範。”

好個約束！不過，我也不願再作批評了。

四七．三月二十五日南非聯邦政府在倫敦發表聲明說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各處示威，警察向非洲人開火，係非洲人先開槍，警察為自衛起見而還擊，以免慘事的擴大。聲明中續說：“據現在獲悉的事實，星期一日 Sharpeville 的騷動，是二萬土著有計劃舉行示威的結果，當時示威者用各種武器向警察襲擊，其中有用火器的。”這項聲明，係欲推翻稱此次示威為和平示威之說，顯然是事後想出來的。發表這聲明，是在事情發生四天以後。

四八．現在讓我們再看三月二十二日的倫敦時報，裏面提到 Vereeniging 事變，說該晨一陣槍擊，非洲人死傷各一，其後有用石子投擊裝甲警車的情事發生。沒有提及什麼示威者開槍的事。事發後各大報都沒有登載曾有警察受傷的消息，但今晨報上最後官方報告却說警察十七名受傷。所受傷害是何性質，達何程度，都沒有說出，時間是已過了幾乎一個星期，也許還不止一個星期，才發現有十七名警察受傷。時報續述如下：

“...警方把十二架裝甲車開至警署，那時警署附近已聚集了一大羣人，大呼‘非洲，非洲’口號...突然間”——這句話很重要——“槍聲爆發，多是出於 Sten 式槍，羣衆四散跑開，餘下約八十人，匍匐在地，流血成泊...”

由此顯見南非聯邦政府所謂示威者向警察開槍，若說得溫和一點不過是因見世界輿論譁然，作此以自謀辯解而已。



四九．今晨南非聯邦代表陳述中給我們報告的情形和上述者大不相同。因有這點關係，請容本人轉到這方面來說幾句話。約半小時前，我從非洲民族大會秘書長接獲來電一通，內稱：“非洲民族大會代主席 Oliver Tambo 已離非洲親赴安全理事會報告暴動情勢。” Mr. Tambo 顯然還未到達，但我深信他到這裏來以後——如果他向理事會請求，而理事會抱具明見，准允聽取他的陳述——他報告的情形決將不同。我認為我要提及這一點，因為我們現在祇聽到南非聯邦代表一面之詞，他所說的話，我們在這裏的報紙和別國的報紙裏都找不到佐證。

五〇．凡恰巧看過上星期日國家廣播公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電視節目的人定必不疑，千千萬萬非洲人所舉行的示威，性質異常和平而有紀律。說這樣的羣衆會向警察開火或作強暴行動，殊難相信。即從最壞處着想，假定羣衆中有人向裝甲車投擲幾塊石子，也不會改變了這種示威的和平性質。難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有理由用手提機槍和其他自動武器向示威羣衆開火，以致喪生者近八十人，傷者在二百人以上？

五一．這事印度代表看得很清楚，安全理事會各代表也定必看得一樣清楚，就是南非聯邦政府，因示威羣衆竟敢明抗通行證法，所以決心赤裸裸地使用暴力，給他們一個教訓；軍刀式噴射機在示威羣衆頂上飛，裝甲車和機關鎗的使用，都是最肯定的證明。

五二．我可附加一句根據同一電視節目的報告，那些在 Vereeniging 示威倖免於死但終受拘捕的人，不過是逃了火坑，改投油鑊——他們被判受笞刑，每人八下至十下不等。

五三．據報載，兩日前非洲人在全國各地舉行哀悼的時候，示威羣衆雖大都甚屬和平，但有數處亦發生警察與示威者衝突的情事。雖然此事甚堪引為遺憾——主席先生也很知道，敝代表團是反對使用暴力的，無論出於誰手，亦不問所取為何種方式——但在這一類的全國示威中，偶有暴動爆發，藉對政府三月二十一日之行動及其以後所制訂在全國大部分禁止巡行與集會的壓迫條例等表示憤慨，乃屬勢所必然。暴力產生暴力，這正是此類情勢的危險所在。如果南非聯邦政府現在發現非屬人民心情憤怒，意態激烈，其責任完全在他們自己肩上。

五四．事實上，非洲人決心維護他們自己的權利；他們大集羣從事消極抵抗。南非聯邦政府在言行上都

表示它決意壓抑一切反抗種族歧視與隔離法例的鼓動，乃至不惜大量屠殺無辜的人，而這些人的唯一罪過，不過是他們帶着上帝照自己的形貌創造他們的時給他們有的膚色，以及他們敢於用非暴力與和平的手段，甚至很多時候祇用沉默的態度，來對那些否認他們所當有的基本人權並且使他們身居自己鄉土而竟被責處罪犯與囚虜地位的法律表示抗議而已。

五五．現在情勢險惡，已至大規模公開衝突的地步。南非聯邦已成種族仇恨與暴動的淵藪。現在剛接到消息說有非洲人和平示威羣衆約三萬強，在角城南非國會門前集合，同時有大量武裝軍隊調出。南非全地，示威與警察行動，相繼不斷。

五六．主席先生，我述此種種，係欲主席與理事會諸同仁知道，我們不獨對非洲人而且對南非聯邦全體人民深心繫念，一面感覺痛惋，一面寄予同情。

五七．據報載，南非聯邦許多白種人，自備全副武裝，如臨大敵，政府方面顯然未作任何反對。他們購置大量槍械彈藥；請大家注意，南非的非洲人若想置備和擁有武器，則為法律所嚴禁。

五八．主席先生，目前這般情勢，確屬滿含造成慘烈爆炸的成分；一方面，非洲屬的人民決心維護其基本人權，不惜犧牲其自己的性命；一方面政府決心堅持其種族政策，即因此而殺害千百非洲人亦在所不計；又一方面，南非的白種人決心於需要時運用武力來對付非洲人及維持他們的困惑於其政府內外諸領袖之言而自信身屬統治民族的特權地位；最後還有一方面，其重要殊不亞於上述各點，那就是非洲大陸千千萬萬的人民以及世界各地的非白種人都心懷憤怒，認此為奇恥大辱。在這種情形之下誰能怪我們要設法使安全理事會出而干預，以防止此巨大爆發？

五九．如果種族衝突爆發的後果，可以限於南非聯邦疆界以內，其情勢已備極兇險。但我們認為即在那種情形之下，聯合國的機關，包括安全理事會在內，亦已有權認該情勢為潛隱國際摩擦的成因，建議救治的行動。可是目前情勢，由於其國際上的牽涉其嚴重性實遠過於此。

六〇．聯合國內外的國際輿論，俱認種族問題，特別是在非洲，現已成為整個國際社會所關切之事。自一九四六年印度以“南非聯邦印度人待遇問題”一項目提請大會注意以來，聯合國對此問題即深刻關切，從未間斷，而在任何一地，特別是在南非，若有種族歧視情

形發生，則不獨非洲大陸而且全世界各地的龐大民衆，無不痛感悲憤，並且強烈的非洲民族意識和個性亦已抬頭，決不容種族主義露其半面，亦不容任何其他民族以優越自居。這種種情形，都是我們這時代裏最顯著的事實。這些現已成爲聯合國精神之一部分，代表着目前的潮流和大勢，世界如予忽視，勢將自食其果。

六一．大量射殺不帶武裝的男男女女，無論情形爲何，均足遺憾；世界輿論對和平與無自衛的示威羣衆的被殺害，決難無動於中。但是南非的這種殺戮行動，殊非孤立的事件。它是與聯合國多年來對它不斷表示遺憾而深予譴責的南非崇奉種族主義的行爲密切相關，也是作此崇奉達其極致時所必生的結果。南非發生的事件已不能再當它是關於人權的學術討論裏的一個習題。它的影響遠爲深刻。國際和平與住在亞洲及非洲廣大地區裏成千百萬的人民——我可附帶說佔世界人口過半以上——心裏所感覺的如有任何關係的話，則從目前非洲各種勢力所表現的情勢看來，他們將成爲對國際和平的嚴重威脅，並且裏面包藏着國際摩擦的危險。和平原不祇以避免戰爭爲已足；所謂對國際和平的威脅，也不是專指兩國或多國間有戰爭情勢隱隱待發而言。任何事端，若像目前所見的情狀，有使人類中間深深發生裂痕的趨勢，那就是對國際和平的威脅。

六二．我在這裏要指出，南非代表解釋——我不見南非代表在議席上，這很可惜，但我希望他在別處能聽到我的話——說，目前之爭並沒有兩個當事方相對備戰，這是太過狹隘的見解，難予接受，因爲它和憲章所載的觀念並不相符。我想請我們的南非同仁追憶他貴國的一位偉大人物而同時又是憲章擬訂人之一，即南非總理 Field Marshal Smuts 在金山會議的一個全體會議中所說的話。我今節述 Field Marshal Smuts 之言：

“這新訂的憲章不應祇是一個防止戰爭的法律性文件。鄙意以爲憲章從開始處起，就在弁言裏面，便須載入一個人權和共同信仰宣言；盟國人民爲維護此權利與信仰而長期苦鬭，其所能經久不渝，也正是因爲有此權利與信仰的關係。

“...

“在此新訂的人道憲章裏，應該表示我們衷心所懷的此一信仰，復由是而向今世與後代宣示，這不僅是一個國與國間兇暴的武力鬭爭，而是從

我們來看，在那生死鬭爭的背後，還有一個道義的鬭爭，我們心目中有個理想，懷着對正義的信仰，抱着維護人類基本權利的決心，要在這基礎上爲將來建立一個更幸福更自由的世界。

“...

“我們所努力追求並冒苦痛以維護的和平，是人與人間、國與國間、正義的、光榮的、一視同仁的和平。沒有別種和平值得我們去作我們所曾作而今後仍願意作的那種犧牲，值得我們擔起如我們現在於本憲章下所承負的那種重大責任。”<sup>4</sup>

六三．我認爲這是憲章的真精神，也就是我們解釋不獨第三十四條，而且憲章的每一條文時必須藉爲依據的信仰與最高道義原則。我引此一段，乃爲要指出所謂第三十四條只能適用於兩個當事方面以槍礮或棍子或其他爲武器而嚴陣相對的情勢的一說，完全與題無關，不能加以接受。

六四．南非聯邦的情勢，牽涉重大，豈特對非洲爲然，即對世界其餘部分亦莫不如是。它不獨在非洲要引起種族間的深恨與衝突，即在所有非歐洲的國家裏亦將造成敵愾，而在多種族社會裏亦可能使其所作之調整失却平衡。這些結論都很顯明，無須我詳加解釋。爲了南非聯邦所採種族政策的關係，該國和許多別的國家早已發生國際摩擦。理事會各代表都知道，遠自一九四六年起，印度已逼不得已和南非聯邦斷絕經濟關係，其後並將其在外交使節撤銷。強烈的惡感業已挑起，非洲若干國家的輿論和報紙並曾提出採取報復以至干涉行動的要求，以免它們國人的親族友人在南非遭受屠殺。爲安全理事會理事國的國家，以及代表這些理事會在此出席的政治家們，應清楚認識目前情勢的爆發可能；我們希望他們看出這危險，採施救治的行動。

六五．要探悉任何時候及歷史某一時期的世界輿論爲何，唯一的方法就是聽取各國政府領袖和輿論界與報界領袖所發表的意見，以及在聯合國所發表的意見。今請將與理事會當前問題密切有關的言論，向理事會陳述一二。我認爲在此引述數日前印度總理在印度國會所作的陳述，最爲恰當。不消說，這項陳述無疑是代表印度四萬萬人民的情感意念，不關其種族、宗教、信仰與膚色。三月二十三日，Mr. Nehru 向國會陳

<sup>4</sup> 聯合國國際組織問題會議，P/13。

言，對南非角城附近大規模屠殺事件表示痛憾，認為此舉“予人類天良極大打擊，尤以對亞洲和非洲人民為然”。印度總理說：

“千千萬萬的亞洲和非洲人民，決不能容忍那潛伏於此大規模屠殺行動背後的精神態度——這是種族擅權的精神態度，是獨裁主義和隔離主義的精神態度...”

Mr. Nehru 續說：

“在我們看來，這確是特殊重要的事件，幾乎要改變歷史的途徑。這裏是非洲，它經過了數世紀長期受人壓迫，現正在意氣軒昂抱着復興和反抗情緒的時候。很多國家獨立了，其他許多也快將獨立。但在另一方面却見南非人民，情形恍同囚虜——這是一整個民族，祇有從歐洲移殖該地的三數集羣為例外——而他們原是應該享受完備的公民身分的...這一切演變至目前地步，自使衆人心中得一結論，認為這情形當不是一段插曲的末節，而是未來發展的前奏。”

以我愚見，自此陳述發表後，南非發生的事件已充分證明 Mr. Nehru 所言不虛。

六六．三月二十五日，印度國會在一面取莊重溫和的態度一面却深抱目前情勢嚴重的感覺，進行討論之後通過如下決議案：

“本國會對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南非角城附近 Sharpeville 及 Langa 兩鎮區發生悲慘事件以致非洲人死於警察槍下者為數甚多一項情形至表遺憾並深誌哀悼。茲向此次槍殺事件中罹難以及身居自己鄉土而在對非洲人民所施的種族歧視及壓迫政策下備受痛苦的非洲人寄予本國會的深切同情。”

六七．印度總理就此決議案發言時說，南非國內現所採取和公佈的政策，就是納粹政權下納粹黨人自認為有權對他們視為低人類一等的種族不獨可施壓迫而且可予殲滅的那種納粹政權的種族政策；他提醒國會，這政策最後引起了世界大戰。Mr. Nehru 復說是種政策目前已使整個人類分裂為意見相歧，彼此衝突的兩大部分而且以後勢將更甚，所以要比世界大戰還要惡劣。

六八．安全理事會各會員國都很知道世界各國政府對目前事件反感至為強烈，並曾表示嚴重關切。美

國國務院常極審慎，不多作此類聲明，但最近也發表很重要的一項如下：

“美國對任何方式的暴力行動俱認為遺憾。希望南非非洲人民能藉和平手段，使他們的合理怨訴獲得糾正。美國慣例，對和它關係正常的國家的內政素不評論，但南非國內示威者在向他們所施行的手段下喪亡慘重，美國殊不能不視為遺憾。”

六九．又據另一大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官方新聞社 Tass 社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核准發表如下一段聲明：

“南非當局對非洲及亞洲人所施行的歧視政策定必撩起義憤，因為它將引致對基本人權的恣行破壞與明目張膽的暴行，且種族間的仇恨與敵意亦由是煽起，而非洲大陸和平也將受其危害。”

七〇．又一大國——聯合王國——的人民對南非最近的悲慘事件異常憤激，致聯合王國政府認為不得不在國會中表示此關切之情，並通過一決議案，對南非所有人民表示同情。

七一．加拿大總理在加拿大國會提出聲明，對曾在南非引起如此悲慘暴動事件與人命之喪亡的情勢深引為憾。他又說他知道加拿大國內對南非政府所用以鎮壓示威者的方法甚為焦慮。紐西蘭對南非最近發生的事件亦有類似反感。

七二．梵蒂岡官報“羅馬觀察報”(Osservatore Romano)認為“這種開槍射擊，極無理由，亦無可以減輕其罪的特殊情節。”據稱教宗對此表示遺憾，並認為南非發生的事與基督精神不符。

七三．賴比瑞亞政府，對非洲人的心理可謂有點認識，它也發表如下聲明：

“賴比瑞亞政府嚴厲反對且深惡痛恨此種施於無力反抗的非洲人的有系統的、冷酷無情的殺害與手段卑污的屠戮...賴比瑞亞政府對南非警察此種昧盡天良，了無悔悟的行動與態度不勝悲憤。”

我引述此一聲明，想賴比瑞亞代表不以為嫌。

七四．三月二十四日，奈及利亞聯邦 Logos 衆議院內反對黨領袖 Mr. Awolowo 促請聯邦政府“將住居奈及利亞的所有白種南非人遣送回國，並與南非斷絕一切貿易關係。”奈及利亞總理亦致電聯合王國首相表示對南非發生的事件甚感關切。

七五．馬來亞總理表示馬來亞對南非政府反人道的暴行既感關切，復至憤激。印度尼西亞政府稱此種射殺為“野蠻行為”，並促請“全世界制止是類大規模的虐殺，並消滅一切在任何地方發生的種族歧視。”

七六．三月二十四日紐約先鋒論壇報及三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的社論至足代表全世界負責報紙的反應。

七七．三月二十四日紐約先鋒論壇報說：

“如果南非政府苛虐不公的行為顯然早晚要把南非聯邦的黑人逼至忍無可忍的地步，沒有任何東西減輕南非所發生事件的極端悲劇性。這樣的屠殺——祇能謂為屠殺——無力抵抗與備受蹂躪的人類，必為國際輿論所嚴厲譴責。

“幾乎同樣可怕的是南非白種人仍在盲目死守的態度。種了惡孽便收惡果，但是這種惡果的存在，無論在政治方面或道義方面，他們甚至還不承認。”

七八．以下是三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社論的摘錄：

“...如果 Verwoerd 領導下的政府和南非白種人把星期一慘事發生後在全世界所引起的震愕與驚惶的情緒看得不大重要，那就太愚笨了。抗議之聲幾乎無地不有，美國國務院亦一破常例，提出譴責。

“南非還須和它以外的世界相處，南非人民還須和他們自己的良心共存。‘隔離政策’將使南非漸陷於孤立與無盡的紛爭中。也許在如安全理事會一類有世界性的場合裏作公開討論，能幫助若干南非人認識他們的作為勢將造成巨災。

七九．這裏應該注意，這種輿論的表示不是對數日前南非喪亡慘案的孤獨的或突發的反應。過去十年內對於南非採行的“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的殘酷政策，聯合國裏各國早已認識其中的危險，並表示它們的憂慮。

八〇．我不願再將大會裏審議和南非聯邦政府種族政策有關各項日時所作的陳述縷縷徵引以煩清聽。我祇須指出，世界上所有地區的代表無不一一告誡，認為此種政策將生嚴重後果，且最後必然造成含有爆發性的情勢，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今日聯合國所有二

十九個亞洲和非洲國家一面既極度關切，一面復深覺其責任之重大，乃請安全理事會謀作糾正的行動。

八一．我很抱歉，我用了安全理事會不少時間，縷述各方的意見與輿論，對南非聯邦發生的事件表示嚴重關切。聯合國各會員國，連各大強國在內，以至世界各地報紙，各政府負責機關及世界輿論的領袖如果俱對南非的情勢表示嚴重關切並對最近發生的槍殺事件表示遺憾，我認為此一事實本身就可證明南非境內的情勢可能引起國際摩擦，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險更不必提到這種事件在非洲和亞洲所挑動的強烈反感。

八二．非洲人在三月二十一日所抗議的是什麼法律呢？根據所謂通行證法，凡年滿十六歲的非洲人即須攜帶一本查考證書。查考證書並非祇係一紙身分證——在許多國家內須帶身分證，但非出於歧視——它比身分證複雜；這是一本共約五十頁的小冊子，祇非洲人才須攜帶。非洲人若無此查考證書，則不能進入任何市區或其他地區，亦不能在其中找工作。任何警察人員得隨時命年滿十六歲的非屬人取出證書檢驗。交不出證書的作違刑法論，可罰款十鎊或監禁一月。

八三．據三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載：

“通行證法係於多年前開始施行，目的為管制非洲人的行動，並把他們範圍於指定地區，非獲准許，不得他徙。例如曾用通行證把從鄉下到市區裏找工作的非洲人人數加以限制。

“目前通用的通行證，一本約共五十頁，內載持證人之職業，被逮捕及納稅紀錄，以及其生命統計、照相和住址。非洲人的僱主，每月必須在通行證上簽書，否則該非洲人可受逮捕；而且往往被遣發至非洲人居留區。

“近年許多非洲人因身上無有效的通行證遂遭警察嚴酷待遇，在法庭受即時處分，失却原有職業及飽受凌辱等。過去兩年內通行證法並將婦女包括在內，因此激憤了整個非洲社區。”

該通訊又說：

“這道命令的一個重要結果是，那惡聲昭著的農莊勞工制度將予結束。這制度規定每週有數百名之多的被判犯通行證法或其他輕罪的非洲人其受罰方法可有選擇，若不是繳納現金罰款，就是

在司法部長所指定的私人農莊工作數月。此等非洲人多數無力繳付罰款。”

以下也是出於紐約時報的通訊：

“在南非許多地方，農人自行出資建造監獄，從獄中調用因犯通行證法而下獄的非洲人。”

八四．茲再引述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倫敦時報社論，該文標題為“一惡十報”。關於通行證法，該社論說：

“通行證法是一個極度複雜也全不事掩飾的專橫管制制度的具體迹象。這個制度中有一點特別激人憤恨，那就是非洲婦女可隨時任意被逮捕，押禁於獄，聽她們兒女在家無人照管。”

時報續說：

“此等限制條例所根據的原則是：從勞動條例上看，非洲人不算是人類，而是可以彼此調換的單位。實際上，一個曾久住某地因而獲得居留權的非洲人，遇失業時亦不敢至他地求職，因深恐因此喪失權利，致不得在任何市區駐留。”

八五．三月二十一日非洲人示威反對的就是這一類的法律；而制訂這種法律和條例的國會和政府乃是一千一百萬非白種人——包括亞洲人、有色人及非洲人——於其中並無代表權的國會和政府。我認為此千百萬南非人民所從事的正義之爭，值得安全理事會盡量鼓勵與支持。

八六．最近報載，南非政府已暫止施行通行證法。所謂暫止施行，就是警方公佈，謂未攜有通行證的非洲人將不加速捕。但通行證法並未作廢。該法在法令中仍明文具載，醜惡依然，是南非政府極端種族政策的縮影，至於緩施一節，則司法部長 Mr. Erasmus 已強調其暫時性。若問其所以暫緩施行之故，則係因萬萬千千賤價的非洲人勞工，現正採行消極抵抗，居家不出，因此南非的工業，便無法繼續。事實上，一面通行證條例暫緩施行，一面南非政府却力事嚴禁公眾集會，幾乎聯邦全境俱在此禁例之下。三月二十四日，禁例初施於二十四個重要城鎮，後來一面緩施通行證法，一面於四十九個縣區禁止公眾集會，而政府復宣佈決定於南非國會訂立緊急法令，使非洲人及印裔人民的全國性政治組織變為不合法。由此可見南非政府的政策並未變更，而像紐約時報記者報導所說，情勢仍有爆發可能。這話的真確，過去數日裏發生的事件已足證實而有餘。

八七．通行證法並不是南非聯邦唯一的公行壓迫、歧視與隔離的法律；它不過是“種族隔離”政策整個複合體的一部，而這政策的目的和效果就是要施行世上從未曾有的最徹底的種族壓迫與歧視。我不願再煩理事會聽我縷述這政策的形形色色。理事會原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今請但舉數例，以見南非聯邦境內非洲人是在何種空氣和狀況裏過活。我要添說一句，這都是和我們現在提出於理事會之前的各問題有關，是南非發生的情勢的背景。

八八．非洲人，並無當然權利得享世襲的土地所有權，而目前政府亦不擬於將來任何時候以是項權利給予非洲人，即非洲人所在的指定居留地亦不為例外——此點經南非聯邦政府在 Tomlinson 報告書裏說得很清楚。<sup>5</sup>

八九．根據一九五八年政府一項通告，任何警察人員，若有理由懷疑一個年十八歲的少年與其父在城裏同居一處，但未按照規定事先獲准，因而違犯刑法，則該警察人員得“於任何合理時間，不論日夜”，亦不需拘票，進入及搜查該住所。<sup>6</sup>

九〇．據一九五〇年法令，如有印度人——或混血種人或非洲人——坐公園裏為白種人專設的椅子以表示對“種族隔離”法抗議，即為犯刑法，可科以不超過三百鎊的罰款，或判以不超過三年的監禁，或判施笞撻不逾十下，又或同時判科上述罰款與笞刑，或同時判以上述監禁與笞刑。<sup>7</sup>

九一．在一九五七年設置專給非洲人居住的 Evaton 土著鎮區，任何警察人員，如欲檢查該鎮區任一居民的住所，即可隨意根據任何理由，不分晝夜，隨時進入該住所。<sup>8</sup>

九二．業經發給准許證而獲合法居留於某一市鎮的非洲人，亦無當然權利得與其妻子共居。<sup>9</sup>

九三．教育非洲人兒童的學校不得由教堂主辦除非先行登記，但土著事務部長可自由斟酌，若認為該學

<sup>5</sup> 南非聯邦境內各班圖區社會經濟發展事宜委員會報告書摘要，U. G. No. 61-1955。

<sup>6</sup>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政府通告第八〇四號，並參照一九四五年經修正後的法令第二十五號，第十節(1)(C)。

<sup>7</sup> 一九五三年刑法修正法令第八號，第一節，並參照一九五三年法令第四十九號第一節(1)。

<sup>8</sup> 一九五八年政府公告第六十一號第八節。

<sup>9</sup> 一九四五年經過修正之土著（市區）綜合法令第二十五號，第十節(1)。

校之設立有妨非洲人民的利益，得不允為登記——好像設立一所學校也竟會任何種族的兒童有所不利。<sup>10</sup>

九四．我可以無盡的這樣說下去，但我不欲如此。我所以敘述這類事實，不過是要表明通行證法祇係整個“隔離政策”機構的一面。我祇需說：在南非，對非白種人的歧視，如用有人用過的一種說法，乃是“從搖籃到墳墓”都脫不了的歧視。這“種族隔離”機構，把無論作何事業的非洲人都絆纏在裏面，把南非變成了千百萬非洲人的半牢獄。

九五．我要加說一句，凡提到南非的白種人或它的種族政策，這並不是說全體的歐洲人都包括在內。歐人中亦有不少恨惡這“種族隔離”政策；而有若干教會，其中有屬羅馬公教會的，有屬英國教會的，此外還有其他宗教組織，俱曾絕不含糊的對“種族隔離”政策和南非最近的屠殺痛加譴斥。但他們似乎是一個很小的少數，在南非其他人咆哮喧囂的過激主義之下，他們的聲音全被淹蓋了。我願他們備受世人的尊敬，他們的功績永不埋沒，我還深信他們的呼聲乃是南非將來的希望，也是和平與正義的呼聲。借用莎氏比亞的名句，“在邪惡的世界裏，作一善行，自必如是吐露一片光芒。”

九六．敝國政府深知責任之重大，認識南非情勢之嚴重以及其中所潛伏能使世界陷於種族惡恨與衝突的禍機，乃與其他國家向理事會提出此問題。我們知道，目前情勢是由於南非政府的國內政策與行動而產生。我們對任何其他國家內政的獨立自立，其熱心維護亦與對我本國者同。但南非發生的事件，因其性質與淵源，及其中往復的影響，以至其所牽涉的關係，已遠超其純為內政的界限。此等事件目前已成全世界以及聯合國的嚴重關切的問題。

九七．我們忠守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但我們並不同意可藉該項作掩護，以從事等於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無論違反的是第九章抑或是其他任何一章裏的一項條文。凡使全世界俱感關切的事件，而其中復潛伏國際摩擦與不睦的禍機，且直接與憲章的精神與文字相悖，即不能以之強納於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範圍裏。

九八．我這裏要附說一句，敝國政府所為，非因對南非人懷有敵意。關於這種族歧視問題，我們的感覺，異常深刻。我們過去年復一年地把這問題提出於聯合

國，現在所以再把它提出於安全理事會，祇因我們對於目前情勢之爆發可能，抱絕大的憂惶。

九九．理事會曾面臨過許多問題；它曾討論過很多危害國際和平的情勢；但以前提出於理事會的問題，沒有一個其範圍之大，牽涉之遠，有足和南非境內情勢所形成的對國際和平的危險相比擬的。嘗聞戰爭的種子，伏在人心。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法弁言裏說的好：“戰爭既始於人心，障衛和平乃端賴心理建設。”

一〇〇．人心強於物質；事實上，它比最有力的核武器還強；而今日在非洲大陸和他地，因為南非聯邦施行那些和聯合國憲章全相違反的種族政策，把非洲人民大量殺戮，加以無情及兇暴的壓迫，其所深深激起的，也正是人心。沉迷崇奉統治種族主義，如目前所見在南非赤裸裸地實行不事掩飾的那種情形，是一種危險的行為。大家祇須回頭一看我們當代歷史，看看三十年前甚或還不到三十年前的情形。那些對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所施行的種族政策和所崇奉的種族主義和種族優越信仰不以為意的人，結果是飽嘗世界大戰的苦痛。我們今天不要再犯這同樣的錯誤。安全理事會無論對其自身以及對於人類都須負責集合理事國，運用它們的英明卓識和政治手腕，採取行動，而且是果毅的行動，以拯世界於巨禍。

一〇一．Mr. GEBRE-EGZY (衣索比亞)：主席先生，本人今日獲於理事會就南非聯邦當局最近大量殺戮該國手無武器並從未加害他人的土著非洲居民一事提出陳述，欲代表敝國政府和衣索比亞人民謹向閣下及理事會其他理事國致謝。

一〇二．我們的立場很簡單，而我們那個經已具載於二十九個亞非國家簽署的函[S/4279 and Add.1]內的要求，也很簡單。我還欲聲明，我們不想和任何人作對；我們祇要擁護非洲大陸上我們同種人的權利。我們所作的要求，在它正式的和實體的兩方面，已由突尼西亞、錫蘭及印度三位代表作有力的陳述。因此，我不再多佔理事會的時間。我要說的話很簡短，我向理事會的請求是希望它能作審慎而明敏的行動，採取最有效的一種或多種措施。

一〇三．我們現在知道據官方報告，是次死者八十九人，而傷者人數則達一百八十四人以上。這就是說，死傷者已超出二百五十人，固不必提這些人的家屬所感受的痛苦與損失。至非官方報告，我們目前知道的是死者多過一百人，傷者在二百人以上。不幸的是

<sup>10</sup> 一九五三年班圖教育法令第四十七號，第九節。

這傷亡人數仍有增無已，上星期一，非洲人喪生者又在二十人以上。我們若聽英國教會約翰尼斯堡主教(The Right Reverent Ambrose Reeves)所揭露的消息，則是種事實尤為悲慘；他說南非政府警察曾對和平示威者使用達姆彈。由此可見警察方面係屬殘虐成性，以他人之苦為樂，因為達姆彈使受彈者難逃於死，而創口大開，傷者痛苦特甚。此事南非政府大概必予否認，但該政府在它的歷史中幾曾承認它對土著人民所作的非法行為，或因此行為而略表遺憾？

一〇四．這悲慘的屠殺，發於何因，大有追究理由。據我們所知，警察大規模殺戮無辜而手無武器的人民，理由不過是這些人舉行示威，以維護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正是備經懷載於聯合國憲章復具陳於世界人權宣言內的人人所有與生俱來的權利。

一〇五．我知道，組織這次和平示威運動的人，他們所抱的主義，一定也和聖雄甘地所信奉以成其崇高偉大光耀史冊永垂不朽的地位的那個主義一般無異，這就是說，他們也是對無理待遇實行消極抵抗。南非土著人民，身居自己鄉土，却須受人無可形容的虐待與凌辱。

一〇六．他們所以憤恨，有許多合理的原因，其中之一，也是這次他們和平示威的對象，就是法律規定所有土著非洲人必須攜帶通行證。我無須詳論這個不下五十頁的通行證。總之，這通行證很嚴厲地制限他們的行動，就業以及他們的一般公民地位，其中並載他們所常被判處的各種刑罰。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社論說，“這種規定”——即關於通行證的規定——“性含侮辱，且係蓄意如此”。世界他地如有對此一類規定示威以為反抗的，想將認為正常。但在這裏却不幸而造成流血慘案。

一〇七．最近的屠殺事件，使衣索比亞人民不勝駭憤，事實上全人類亦抱同感。這醜惡事件的爆發，對衣索比亞人，意義特別重大。它叫人想起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祇在阿地斯阿貝巴一地便有三萬以上的衣索比亞人遭侵略者當局毒手屠殺的那一段慘史。因此，我們是抱着這一段回憶，現在來指出南非聯邦和衣索比亞的土著殉難者，除了都是非種人以外，大家還同此不幸，在維護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和爭脫壓迫的努力中。喪失我們的生命。

一〇八．南非聯邦最近的行動，乃是施行它那違反時代的“種族隔離”政策達其極峯的結果，而這政策

乃是聯合國自始至終認為——其實聯合國且曾加以譴責——係與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相違，而且是背棄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承允無分種族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承諾。

一〇九．茲祇需引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第八三八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大會決議案一三七五(十四)正文各段，以供覆考：

“一．表示反對世界任何部分繼續進行或維持種族歧視；

“二．鄭重促請所有會員國調整其政策，以符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負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遵守之義務；

“三．查大會屢次籲請南非聯邦對政府政策之妨害所有種族團體享受同樣基本權利及自由之權利者，重予考慮，惟該聯邦政府迄未響應，爰表深切遺憾與關懷；

“四．籲請所有會員國斟酌情形盡量設法，以求實現本決議案之宗旨。”

一一〇．非洲各國政府，遵照上述決議案及其他決議案，並依照聯合國憲章，兩次在非洲大陸本身集合，同向南非聯邦政府籲請放棄其政策。我敬告理事會各理事國，我們不得已而把這件事提出於理事會，殊非我們所願。

一一一．衣索比亞政府早對此事表示遺憾，並指出南非聯邦政府之堅欲執行其“種族隔離”政策，終將造成流血暴亂，毒化一區域以至全世界各國間的和平關係。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衣索比亞代表在特設政治委員會作如下的預言：“很清楚的，如果堅持種族歧視政策，早晚必將引致流血事件，威脅國際和平。”<sup>11</sup>

一一二．二十九個亞非國家，包括敵國在內，現將此事提到理事會來，因南非聯邦政府推行“種族隔離”政策，已屬變本加厲，結果為對無武裝的非種人民羣衆大施屠殺。我們認為理事會當前的事項，造成了“可能引起國際摩擦的情勢”，而在非洲大陸，且無疑亦在世界其他地方，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一一三．安全理事會既係承負維持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它就是我們可將此事向其提出俾作鄭重考慮的適當機關，事實上是唯一的機關。

<sup>11</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三屆會，特設政治委員會，第八十八次會議，第一〇段。



一一四．我在結束我的話以前，想代表敝政府表示我們深切願望理事會將對此事迅速進行審議，譴責不法行爲，並建議最有效的措施，務求終止南非聯邦內目前的悲慘局面。

一一五．我今代表衣索比亞人民，謹向南非是次大屠殺中死難的非種人所遺孤兒寡婦及其他親屬，深致同情，來結束我這簡短的陳述。

一一六．Prince Aly KHAN(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本人蒙閣下及理事會各理事國聽我要求，邀請本人以巴基斯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資格參加討論當前議程項目，至以爲感，茲謹向閣下及理事會各理事國致謝。

一一七．請先容本人表示敝國政府對南非聯邦數日來發生事件以致人命喪亡等情形不勝憤懣與傷痛。我們對上星期罹難者的親友家屬深切同情。我們也同情那些惶惶恐恐不知明日自己是否亦爲此種暴行下的犧牲者的千百萬土著人民。

一一八．巴基斯坦所以認爲理事會議程上的問題特別影響它本身利益，其理由無待詳述。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加入爲聯合國會員國以來，始終在聯合國內外對居住南非聯邦而祖籍印度、巴基斯坦的人的基本自由與人權之遭受有系統破壞，一貫反對。我們也同樣反對南非聯邦土著人民基本自由與人權之遭受完全破壞。

一一九．那勢所必然的結果已出現了，使我們極爲傷感。數百和平無武裝的非洲人在參加和平示威反對南非聯邦政府所強制施行的不公平和性屬侮辱的法律的時候，或被殺戮或受重傷。

一二〇．今晨消息表示聯邦情形更趨惡化。該地已宣佈緊急狀態，而據路透社消息，角城及角半島的槍械火器業，傳聞生意興隆，正向白種居民廣售手槍及各種槍枝。

一二一．我們認爲這個情勢延續下去，不獨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它還可能引起整個非洲大陸災燹之蔓延，這是一個絕對存在的可能。

一二二．爲了這些理由敝國政府認爲這是它的責任，乃聯同二十八個其他亞非國家要求安全理事會開緊急會議，討論目前情勢，採實際適當行動，務求消除國際上的摩擦以及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危險。

一二三．南非聯邦政府過去每遇聯合國想實施其在憲章之下所負促進對南非土著人民人權及其本自由

的尊重的責任時，向以內政管轄事件爲藉口，以圖規避。今天它又來這一套。

一二四．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前曾任巴基斯坦政府部長職今爲國際法院一位卓越法官的 Sir Zafrulla Khan 在第一委員會裏發言時，對內政管轄權一說提出答辯如下：

“這些問題是否祇係國內管轄問題？它們是否包括在我們的憲章條文之內？如果它們是包括在這範圍裏，那很好，人類便還有希望。如果是不包括在內的話，聯合國可就前途黯淡，人類也是前途黯淡，因爲這就不啻自認各國在這些基本人類問題上已經徹底破產。”<sup>12</sup>

一二五．有一點在此提起也甚適切，把聯合國應激勵對於人權的尊重這項責任載入憲章的最得力的人非他，就是南非政府首長本人，世界的偉大政治家和軍事家，Field Marshal Smuts。他在金山會議一次全體會議中說：

“鄙意以爲憲章從開始處起，就在弁言裏面，便須載入一個人權和共同信仰宣言，盟國人民爲維護此權利與信仰而長期苦鬪，其所以久而不渝，也是因爲有此權利與信仰的關係。這場戰爭...是意識形態的戰爭，是彼此衝突的...信仰的戰爭。我們是爲正義和人類尊嚴而戰，也是爲基本自由與人權而戰，這都是人類一切發展和進步以及和平的基礎。”<sup>13</sup>

一二六．南非聯邦現政府似乎並不認爲，對其非白種人以正義與尊嚴，或者他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是人類進步與和平的基礎。要不然的話，該政府便不會這許多年來一意孤行，與世界輿論頑抗，蔑視聯合國的勸告，定要執行一個故意的，有系統的，延續不斷的破壞人權的政策，冒瀆正義，以致不獨威脅南非國內的安定，且亦危及整個非洲大陸的和平。

一二七．一個種族歧視的政策，其往復的影響如是繁複，軼出一國的疆界以外，便不能認爲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件。因國民反抗而用暴力強制施行，並不能以維持國內法律與秩序爲詞以自辯。現在精神是：不公平的法律公佈了；碰到抗議的行動了；於是運用懲罰

<sup>12</sup> 這個陳述是在第一委員會第一〇九次會議中發表的，那次會議的正式紀錄祇有簡要紀錄印行。

<sup>13</sup> 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P/13。



式的暴力強使服從，又以保持法律與秩序爲名來替它的使用武力作辯解，否認世界輿論對某種行動的道德根據有提出質問的權利。

一二八。口呼法律秩序，不能使一個政府的罪愆得以免除。這也不會賦給它絕對的權利，去強迫他人服從。我們在巴基斯坦，接受的是回教哲學，我們贊同的是另外一種服從觀念：“諦聽與服從，是必須遵守的義務，但這是以前所受諭告非命人不服從上帝者爲限；如諭人以不服從上帝，則受命者既不應諦聽，亦不應服從。”

一二九。我今不再詳論我們所奉信仰的哲學，同時我想也不必本代表團來提醒理事會各理事國西方文明的歷史和哲學對於人的權利與義務，以及人對國家的義務和國家對人的義務等觀念，曾有偉大貢獻。我也無須一一提及那些爲了自由而犧牲性命因爲留芳百世的歷史人物。

一三〇。在回教初期的歷史中，一位偉大的殉道者在他從容就義並且忍痛犧牲其家族的時候，曾宣說過：在暴主統治時代，活着也是一種罪過。在西方文明的歷史和哲學中，從愷撒時代以至今日，其間暴政與壓迫無不一貫爲人抵抗。人類在享有自由人的時候，無疑地必須服從合法當局。但若有時受其信仰與天良的驅使，而不得不走上不服從之途，則義亦當然。

一三一。這是南非的非白種人在南非聯邦雷厲風行的“種族隔離”政策下所面臨的道德關頭，左右爲難，苦於抉擇的境地。那又何怪他們對這些邪惡的法律起而抵抗？他們對攜帶通行證表示抗議，這個通行證是歧視的標識，用以表明低等人種，叫人想起上次世界大戰中最可恥的一個方面；他們這樣抗議有什麼不對？

一三二。如果要消除國際摩擦，要鞏固友好關係，要維持和平，則人類大家庭裏的所有成員當有平等與不可剝奪的權利，此一法則，必須成爲國內與國際行爲上絕對無條件遵守的金科玉律。巴基斯坦人信奉回教所倡人類各種族平等的觀念。像我們教主先知所說，白種人不高於黑種人，黑種人也不高於黃種人；造物主前，人盡平等。

一三三。南非聯邦推行的國策，過去已造成流血慘劇，而展望將來，尚恐暴亂無窮。“種族隔離”政策的結構，乃是以種族優越那個殖民觀念爲基礎。

一三四。殖民制度也許在亞洲和非洲日就枯萎，但南非政府當局對於人類間的關係，心理上仍爲殖民主義哲學所左右。南非的友人曾向它警告，請它注意目前“風色已改”，將翻起殖民史的新頁。他們呼籲南非，請在非洲大陸各個多種族社會裏，締造不同種族集羣生存的新基礎。

一三五。敝國以及南非聯邦俱喜隸屬的我們的國協，其本身即爲一卓越的模範，代表一個多種多族的國際社會，超越種族的差別，而在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把它的各成員結合起來。但南非聯邦政府却仍獨自走它劫運難逃的途徑，不聽警告，不顧歷史的勢力，不鑑於史例，專心致志，祇欲使其治下備受剝奪強佔而名下已無所有的人民不獲享其能保自尊與人類尊嚴的權利。

一三六。在這悲慘的局面裏，南非中幸尚有人說話，論調仍守文明最佳傳統，最足喜慰。例如三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角城來訊，謂有四方面的宗教領袖發表聲明，對上星期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對政府所行種族政策表示憂慮。這四領袖是：英國教會主教、羅馬公教會主教、猶太教大教師和公理宗聯合會理事會。

一三七。這種言論使人喜慰，因爲南非若尚存可以重建平等與正義的和平的一線希望，那就大部分須借重於能對現有種族政策作必需改善的善良人士的努力。這些人是目光遠大的人，認識目前政策之淺見與昧理，也知道除了道德方面的考慮以外，爲了歐洲人和土著人民兩方面目前與遠期的利益起見，也須把此等政策徹底修訂。

一三八。南非聯邦政府目前諸領袖有何表示使我們可希望他們覺悟他們所強施的政策在國際上影響嚴重呢？如果他們有此表示，我們一定會開始看見這種政策有漸趨和緩的徵象。但事實恐非如此。

一三九。現在南非聯邦政府已將那造成過去十日間種種事件的歧視性的身分證制度停止施行。但這樣的停施，其用意可能是藉此和緩世界憤激的輿論，也不過是暫時停止施行而已。

一四〇。我們必須也注意到身分證制度暫停施行，同時却有新的壓迫性措施經制訂爲法律而出現，把非洲民族大會和汎非洲人大會兩組織作爲非法，藉以堵塞非洲種人民自行發表其政治意見的途徑。這個法律是由司法部長提出，司法原爲伸張公道，而以目前情形論，司法者之與公道，可謂相去甚遠。此等新的壓迫

性法律，決無助於將來，即使聯邦內歐洲人社會對政府種族政策略聲反對亦屬於事無補。

一四一．問題是聯合國可作何行動，方能於目前滿含爆發性的情勢裏，使人權復受適當得體的尊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亦獲其益。好為冷語譏評的人和失敗主義者恐必問這多年來大會一直從事討論，結果非白種人的慘苦未見減輕，安全理事會的討論究有何益？但我們所見不同。至少說在聯合國舉行討論可使世界輿論集中注意於此一嚴重問題。

一四二．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會各代表，本人荷諸位美意得在此發言，謹再宣謝，同時也望於日後得重來參加此問題的討論，且如認為有當，盼能提出具體建議。

一四三．Mr. COX(賴比瑞亞)：賴比瑞亞代表團獲賜機會參加本問題的討論，謹向諸位稱謝。亞非二十九國一集羣，不獨是把這問題提出於理事會之前，而且也是把它訴諸全世界人類的天良。

一四四．我們獲此機會，還有特別感激的地方，這不獨是因為我們本國的利益將受這個問題的影響，而且是因為我們相信，在人權與世界和平受到此種兇暴的打擊時，決沒有人肯安於緘默。

一四五．對今日理事會面臨的情勢急需採取行動，似無置疑餘地。這情勢顯已引起國際摩擦，而若繼續下去，顯然會發生憲章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兩條所指的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那種情形。一項情勢的繼續如可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則該項情勢本質上決不可能是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而是一個國際的問題，這是不容置辯的。我這裏要從Goodrich及Simons二氏“聯合國與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一書引述一段，所指為一九四六年四月提到安全理事會來的西班牙問題。

一四六．嘗有人謂因有國內管轄事件一條規定之關係，可能採取的執行辦法，祇有憲章第七章下所規定的一類。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勢，以及對和平之威脅，兩者間的分別顯然祇係程度問題，就是說，其迫切與嚴重的程度問題。若認為可得採取的祇有執行辦法，這就等於放棄安全理事會的職務，招致情勢的惡化。這一觀點甚難接受，因為如前所說，這觀點暗示一種頗可為慮的理論，即謂有某些問題，非至和平直接立受威脅，聯合國便無權處理，但到那時才採有效的防止措施，事實上已失之過晚。

一四七．在整個文明世界已異口同聲提出抗議，決意動員人類一切力量，不獨為防止此種暴行的重現，而且要把上星期慘事發生的禍源，即施行隔離及壓迫的情況加以消除的時候，而認為聯合國這機關還必須若無其事的袖手安坐，這種見解實足使人深慮。這個機關的主要責任是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所以如說憲章會有任何規定限它非至火種已投到炸藥裏去它就祇能袖手旁觀，這當不是合理的解釋，也決不能是合理的解釋。安全理事會有權制止燃發戰火的人。如果對憲章的文字和精神能想出任何解釋以免安全理事會之變成無效，那種解釋就當採取。任何其他辦法，世人都不會瞭解，因為人類精神受此重大慘重的打擊，欲謀補救，捨藉安全理事會之力而外，實無他道可循。

一四八．善為人權仗義執言的紐約時報，在它三月二十七日社論中說：

“南非政府將謂此乃國內事件，因而在聯合國範圍之外。但這並不是國內事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俱受其威脅。”

一四九．我曾說過，目前的兇暴行為是漫長一連串的壓迫措施的結果。我們不必把這種措施縷縷細述；聯合國的紀錄滿載預言，早就說過此種作為，如果繼續下去，終必產生流血慘痛的後果，此等預言，今日俱已實現。在這一個非白種的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家，所採措施的目的竟為要造成一永久的經濟和社會的奴役制度，而且是要實行最卑污的一種種族歧視與隔離辦法。

一五〇．南非所採措施有如下數種：種族分區法，把全國分成各種族區；人口登記法，規定人民須按種族登記；班圖人教育法，目的是使非洲人長處僕人及非熟練工人的地位；還有通行證法，嚴厲限制非洲人的行動。由於上述各種法律，非洲人不得任公職，不得與白種人同校肄業，非經准許，不得從指定居留地遷出，不得在指定居留地外擁有財產，不得無身份證旅行，不得加入工會，亦不得行使罷工權。因上述各項法令中之一——種族分區法——的關係，遂有不知千百非白種人從原居處被逐出，因此喪失了他們的家宅，財產和營業處所，既得不到賠償，亦不能改遷他地。

一五一．由此看來，南非聯邦是公然不事掩飾的向全世界宣佈，它要造成一個社會和法律制度，來確保國內一個極小的少數長處優越地位，而禁絕非白種人參加公民生活。這個以少數分子任意壓迫多數服從的

政策究能維持多久，並能維持到若干程度，這是我們當代的一大疑問。

一五二．南非政府所訂各項最可恨的法規之一就是通行證法，該法規定發給身分證，藉以管制非洲人的行動，把他們範圍於若干地區，非獲特許不得他往。凡攜帶這種通行證的人，就像烙上了奴隸和卑下身分的徽誌，就像掛上了鐐鐐和枷鎖一樣。近年來通行證法更施及婦女，由是惡感益深。

一五三．大會過去曾屢以絕大多數通過決議案，對南非在種族隔離政策下施行而引起種族衝突的各項辦法表示遺憾，並呼籲聯邦政府參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以及世界輿論，改訂其政策。聯合國各會員國亦屢致警告，認為如此下去，禍害之發，無從避免。是等聲言，俱歸無效。今日這必然的結果終於發生了。

一五四．三月二十一日，非洲人一羣集而舉行和平示威，反對通行證法的繼續施行，要求廢除。我今擬引述賴比瑞亞國務卿 Honourable J. Rudolph Grimes 三月二十三日對當時所見的行爲提出抗議時所說的話，來敘述那時發生的事件，同時表示敵國政府的反感。他說：

“賴比瑞亞政府獲聞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南非聯邦政府警察向因為反對非人道的，野蠻的“種族隔離”政策而和平示威的非洲人羣衆開槍射擊，不勝傷痛。開槍以前，南非政府飛機數架，在羣衆頂上飛行，欲施恫嚇，把他們驅散。在這殊屬野蠻的行爲當中，許多非洲人受殺害，重傷者數百之多。當注意的是沒有一個非洲人攜帶武器或任何軍械，他們甚至對戕害他們的武器無從自衛。

“賴比瑞亞政府嚴厲反對也痛切深恨是種對無力抵抗的非洲人所施行的有系統的、冷酷無情的兇殺和手段卑污的屠戮...尤其是他們正在和平地要求基本人權的時候。”

一五五．三月二十三日，賴比瑞亞總統 the Honourable William Tubman 力斥槍擊示威羣衆之野蠻，並認此行動爲歷史上最卑污、最放肆、最昧天良的行爲。

一五六．上述言論發表後，暴行與騷動再度發生。在舉行追悼第一日亂事中被殺的七十二個非洲人的那一天，暴行復藉機重發。這連環式的反應就這樣繼續

下去，人也不斷的傷亡，正不知何時可了；還不要忘却一九五九年人權日在西南非洲發生的事件。

一五七．敵國政府代表前在聯合國發表的陳述如經南非聯邦稍予注意，則敵國政要原無須作上述譴責。敵國出席聯合國的代表業經指出，南非有系統的壓迫政策滿含危險。我們也曾問過，那居住在世界這一地區的人究竟有無求取世界人類社會裏一等公民資格的權利，抑或命運註定須永遠在他們自己的大洲裏，不獨被人當外人看待，而且還被人視為算不上是人類的東西。我們要求不獨在軍事方面解除武備，而且在那充滿了成見、偏執、憎恨、自私、狹量以及一切爲恐懼造成的不良態度的世界裏，也同樣地解除武裝。我們曾抗議，反對因某種人皮膚色素關係遂拒絕他們使不得享受在造化萬有的主宰法律之下以及聯合國憲章規定之下人人應享的基本人權。同時我們也百般忍耐，並不建議任何懲罰行動或禁制辦法。但現在我們要說，聯合國必須採有力的、強勁的行動，不可遷延，不可猶豫。

一五八．舉世人民業已譴責在厲行“種族隔離”政策下發生的任性兇殘的殺戮。今日在這全世界致力於消除種族成見，種族歧視以及維護民族自決的時代，南非仍續事推行“種族隔離”政策，不停止其壓迫手段，勢必撩動其鄰邦以至於全非洲人民的公憤與痛恨。特別是此等鄰邦人民，他們若非看見這個負責的機關採取有效措施，他們的反感必不能按捺下去，他們也再不能隱忍，必將採取步驟以伸其兄弟們所受的委屈。

一五九．目前情勢惡化，已至暴烈行動公然顯露的階段誰能確料其下一步爲何，或知何處再來打擊，或暴亂再生將如何強烈？暴烈行動，輾轉加厲，乃屬勢所必然。此種行動，日漸蔓延，尤非可以地理上的疆界爲限。約翰尼斯堡暴亂爆發下產生的一連串事件，連綿不斷，非安全理事會採取有效措施即無法制止。從南非聯邦政府代表不肯參加討論這問題的態度看來，便可再證明聯邦係明目張膽蔑視它在聯合國憲章下所負的義務。

一六〇．現已有若干非洲國家要求把所有白種南非人遣回其本國，把現充公務員的白種南非人盡予解僱。復聞若干國家亦曾討論與南非不獨斷絕貿易關係而且斷絕外交關係的問題，還建議了各種經濟制裁辦法。南非情勢如再趨惡化，將難免各方採取較此更爲激烈的措施。目前的情勢，如果說還不是內戰，與內戰的局面已相距極近。一旦內戰正式爆發，即有國際戰

爭的危險，因為經驗教訓我們，內戰常常會變成國際戰。防止此事發生，就是安全理事會的職務。

一六一．南非與聯合國其他一切會員國無異，俱曾接受聯合國憲章第四條第一項下所載的義務。但它對大會的建議，一向充耳不聞，對以“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為諭的第五十五條下的定則，也不奉行。目前情勢就是南非聯邦這種一意孤行的結果。

一六二．因此，我們迫切要求安全理事會現即決定目前爭端的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並採取足以制止暴烈行為及防止情勢再行惡化的各種措施。

一六三．最後，我們希望理事會因於此時採取適當辦法，以後可無須採取第七章下的執行行動。

一六四．主席：據本人所知，迦納代表和幾內亞代表不擬於今日發言，又除突尼西亞代表要求於本次會議告終前發言外，別無其他理事國要求於今日發言。本人原曾考慮今夜開會，但既無人發言，自無開會必要。不過我要指出，目前的項目各提案國說是緊急項目，不是理事會理事國而參加討論的國家就我記憶所及，比討論任何項目時為多。因此，理事國和非理事國最好是將所欲作的陳述先行準備，俾至可以發言時便即發言，這才使會議不至拖得太長。現在有沒有代表要發言？

一六五．Mr. SLIM (突尼西亞)：今晨在討論理事會當前問題開始的時候，本人於陳述中曾請諸位注意南非聯邦代表就通過議程一項陳述意見後立即離開理事會議席，並認此為遺憾。南非聯邦代表三月二十六日來函[S/4280]要求參加討論本問題，但無表決權，理事會准其所請。他發表的陳述是在提出目前要求的各提案國中尚未有一國獲得機會把他們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提請理事會注意之一項情勢告知理事會。

一六六．我們深信若南非聯邦代表能就我們當前問題的實質方面再作表示，將使理事會對我們提請其注意的嚴重情勢之瞭解大有助益。我們深信，如有關當事方面能彼此作坦白誠懇的討論，定能澄清任何情勢或討論中的問題。我們大家都已提陳述，列舉理由強調此事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現在便想一聽南非聯邦的答覆，因為這樣才能幫助理事會去實行它在憲章下所負的責任。

一六七．爲了這個原因，本人提出正式建議，請主席詢問現不在理事會議席上的南非聯邦代表是否準備

答覆，表示他對目前情勢的意見，由是繼續與理事會合作，以從事討論目前這個事涉南非聯邦的問題。

一六八．主席：理事會業經表決邀請南非聯邦代表出席本理事會。至該代表對本理事會擬取何種行動，他本人當然有自行斟酌的權利。我認爲有關他本人行動的問題，只有他自己可以決定。這就是我對突尼西亞代表所提建議的意見。

一六九．Mr. SLIM(突尼西亞)：本人絕不否認南非聯邦代表有採取其認爲適當之行動的權利。不過，我的確要正式要求，問他是否準備答覆。他當然有自由告訴我們他不願有答覆。此所以我正式建議，我們應探悉他的意願。這辦法也可以澄清我們自己的立場。

一七〇．主席：突尼西亞代表現提出一正式建議。據本人的了解，他的建議是理事會經由主席請問南非聯邦代表是否計擬參加目前討論。我請問突尼西亞代表，我講出他的建議，措詞是否確當。

一七一．Mr. SLIM(突尼西亞)：是的。

一七二．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我想今晨南非聯邦代表在他的陳述結束時說的話，值得我們回憶一下。他說：“這問題現既列入理事會議程，我必須向敝國政府報告請示。”[第八五一次會議，第八〇段。]

一七三．從南非聯邦代表這一表示，我也許可以假定他已接到了訓令，所以或可說出他是不是要回到理事會議席來。因此，鄙見以爲我們大概總會獲得一個答覆。

一七四．主席：若無其他代表欲就突尼西亞代表所提建議發言，本人即將該建議付表決。我現將該建議複述一遍：安全理事會經由主席請問南非聯邦代表是否計擬參加目前討論。

舉手表決。

贊成者：錫蘭、中國、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反對者：無。

棄權者：阿根廷、厄瓜多、法蘭西、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表決結果，贊成者六，反對者無，棄權者五。該建議因未獲七個理事國投贊成票，未獲通過。

一七五．主席：如果沒有人要發言，現即散會，明日上午十一時重開。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